

## 文韵周刊 / 钱塘江

# 永难忘怀的日子

■ 贝新荣

往事如昨，思绪如泉。朱德同志视察杭州制氧厂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他那魁伟的身姿，慈祥的笑容，以及对待工人群众那种平易近人的亲切，仍然不时地闪烁在我的脑海之中，永远不会被抹去。

这一天，是1958年的4月7日。那天，伴随朱德同志的只有新华社一位摄影记者和中央保卫局的一位年轻警员，我作为地方党报《浙江日报》的记者，跟随在朱德同志的身后，一刻未离，经历了他视察的全过程。

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江南的初春，还没有完全褪去严冬的凉意。上午八点过后，两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向杭州制氧机厂一座两层小楼。车门开启，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穿深色呢子大衣、高大魁梧的长者，他就是全国人民热爱的朱老总。这个厂的厂长田秉刚和党委书记从汉臣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朱德同志那双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手，然后一同步入了二楼那间不大的会议室。

“杭氧”是直属中央一机部管辖的一家央企，承担着重要军工产品生产任务。朱德同志关心这个厂，亲自来自厂里了解生产、生活情况。杭氧厂那几年发展得很快，技术水平有突飞猛进的提高。

厂长田秉刚向朱德同志详细汇报了全厂生产情况，并提出杭氧厂规划当年全年的总产值要比上一年翻一番多。目前厂里自己设计制造的150m<sup>3</sup>/h制氧机已经可以自主生产，更大型号空分设备正进入投产阶段。

朱德同志非常认真地听取厂长和

党委书记的汇报，还不时地提一些问题。对于这家厂为国防工业作出的贡献，他频频点头称赞、表示满意。听取了工厂领导同志的汇报之后，朱德同志向他们提出，要找几位一线工人座谈。于是，几位老工人来到了会议室。

那时，我们国家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出的国家主席是毛主席，副主席就是朱德同志。所以，当李裕银、何德法、姜张荣三位老工人走进会议室见到职位这么高的领导人时，心情非常激动，显得有点紧张。谁知道朱德同志一见到他们就站起来与他们握手，请他们坐下，亲切地问他们手里都在干什么活，家里生活情况怎么样。这一下，三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三位老工人向朱德同志汇报了情况。李裕银是钳工，专做大件产品，他的钳床可以加工几吨重的部件，是金加工车间的主力。钳工何德法技术精湛，干活效率极高，一年能完成两年的任务。姜张荣年龄较长，经验成熟，是一位连续九年不出一件废品的优质高产能手。

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朴实实在，都不大肯夸自己的成绩，有些事只能由在场的田秉刚厂长给他们作补充。田厂长向朱德同志介绍说：姜张荣从1953年这个厂第一次评模运动时被选为劳动模范起，一直保持着这个荣誉；何德法因为生产表现出色，1956年出席过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李裕银是全省著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劳动模范。在旧社会里，他们都是饱受欺凌和压迫的人，特别珍惜当前这份荣誉。

朱德同志听了座谈会上各人的发言，脸上绽开了慈祥的笑容。顷刻之间

会议室的气氛变得极度轻松，充满了欢乐的笑声。

不一会儿，苏联专家涅基金同志也在翻译陪同下过来了。涅基金一见面就急步向前摊开双手拥抱朱德同志，向他问好的同时，紧握着朱德同志的双手，久久不肯松开。

朱德同志请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关心地问他在厂里生活是否习惯，有什么要求。涅基金笑着说，一切都非常满意。中国方面的同志与他合作得很好，他参与设计和制造厂里的大型制氧机，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他愿意在中国一直工作下去。据悉，该制氧机当年在全球可称顶尖，可以每小时制氧3350立方米。

那个年代，中国只有规模特别大的重点企业才派驻苏联专家。这样的企业在全国才100多家，苏联专家在企业里是很受尊重的。

朱德同志听取了涅基金的情况汇报后，对他表示了感谢，并且高层建瓴地向大家介绍了全国的形势和中苏两国的交往。那一年刚好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的年份。大家干劲十足，积极投入技术革新和劳动竞赛运动，创造了更大更好的成绩。朱德同志鼓励大家都要听党的话，向科学技术进军，争创全国乃至全球的一流先进企业。

那位苏联专家涅基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对翻译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想不到在这里会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自己要把这个喜讯向国内报告，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这时，已经时近中午，朱德同志对

## 树的礼赞

■ 李治钢

晨光刚漫过天山托木尔峰的雪线，车窗外，戈壁滩的砾石泛着焦渴的土黄色，风卷着沙粒掠过车身，连及苕草都蜷着叶片贴紧地面——直到两小时后，一片浓绿突然从荒原尽头跃起，像戈壁铺开的绿绸，那便是当地人称作“库尔米什阿塔木麻扎”的阿克苏神木园。天山雪水汇成的溪流滋养着这片海拔1700米、占地近700亩的“大漠明珠”。

刚跨进园门，一棵古树就猛然撞进我的眼底——那是株三百年的山柳。它的根须像巨掌般鼓起，半裸在红褐色的岩土外，指节般的根须深深扎进石缝，仿佛要攥住戈壁下每一丝水汽。

沿着木栈道往里走，景致愈发震撼。一株杨筋斜倚着岩壁生长，树干与地面呈四十度角，虬枝盘空如苍龙探爪，最细的枝丫都伸到了十米外的丘丘上。同行的杭州援建阿克苏指挥部的小孙说，这树曾遭雷击，半边树干焦黑如炭，可第二年春天，焦木缝里竟钻出了新芽。如今凑近看，焦黑的树皮上还留着雷击的裂痕，裂痕里却嵌着嫩绿的新枝，像黑色绸缎上绣着的绿纹。这哪里是树？分明是生命写给戈壁的诗。

神木园内以形命名的树更是数不胜数，诸如“花瓶树”“马头树”“九龙揽海”“鳄鱼出潭”等等。其中“通天门”最是奇特，它本是一棵生长于公元10世纪末的古老山柳，卧地而生的主干竟衍生出四根粗大枝干，且全匍匐于地，有的枝干再度弯曲成弧形，却仍旧向上生长，最终拱出一道可供人穿行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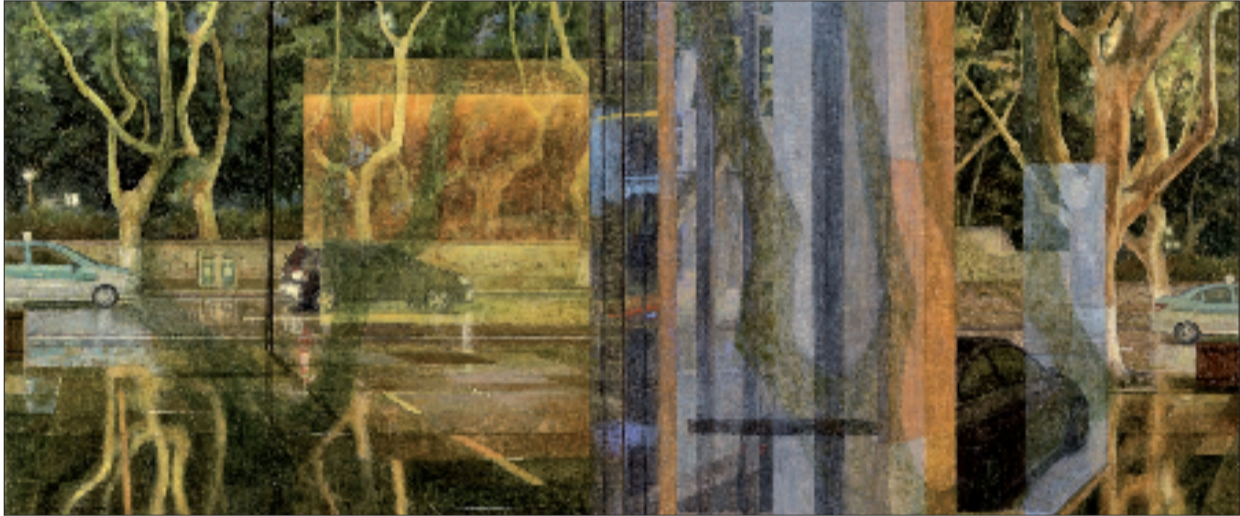
“这些树的模样，都是大自然琢出来的。”小孙指着“通天门”的枝干解释，这种奇特现象一是源于这片区域曾发生的强烈地震，许多古树被震倒在地；二是园中有处泉眼，泉水不断喷涌，较高的水位让树干枝条饱含水分，再加上地表土层薄，树木无法深扎根，又常年受大风、雷击侵袭，最终造成了树木或倒地或扭曲或拦腰折断，却依旧枝繁叶茂的奇观。

再往前走，便看见园里最高的那棵箭杨。96.23米的高度，站在树下需仰头良久才能望见树梢。树干十分粗壮，四个人手拉手才能围拢。树皮上布满了风暴留下的伤痕，有的地方被风沙磨得发亮，有的地方还嵌着细小的砾石，可树冠却郁郁葱葱，遮住了半片天空。我想起江南的树林，那里雨水丰沛，草木长得肆意，可哪有这般历经劫难后的沉稳？

绕过这棵箭杨，隐约听见叮咚水声。循声而去，只见麻扎旁的泉眼正从岩石缝里渗出泉水，清澈得能看见水底圆润的鹅卵石，水面倒映着岸边蜿蜒的古树，连枝叶的纹路都清晰可见。当地人传说，千年前有位圣人在此驻足，洒下的甘露化作了泉水，滋养了这片树林。

我俯身掬起一捧泉水，凉意顺着指尖蔓延，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太阳升至半空，古树的影子被拉得短而敦实，戈壁的风依然在吹，可穿过古树的枝叶后，竟变得温柔起来。

### 艺境



浙江省青年美术作品展 《树影·幽境》(局部) 何梦雨

#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人

■ 刘国富

我们和朋友一家结伴，一行四人到高加索三国和土耳其旅游。这四个国家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行程中我们除了被各国的美丽风景和异域风情所吸引以外，更为这一路上遇到的中国人所感动。

我们第一站是从新疆天山机场飞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在酒店登记那会，遇到的全是中国人，大部分是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游客。

早餐厅在酒店顶楼，是全落地透明结构，还有一小半是户外阳台，我们可以一边吃早餐一边欣赏城市景观。在用餐中，遇见一位浙江衢州老乡崔先生，我们同庚，他是衢州中宝科轨交通集团的老总。

这是一家在当地颇有实力和名望的企业，这几年，老崔毅然选择出海。这次到亚美尼亚，就是带领他的海外团队参与埃里温地铁维修项目。埃里温地铁建于苏联时期，因年久失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整个项目改建需花费20多亿元人民币，核算下来效益明显高于国内，目前项目进展顺利。我问道，技术有问题吗？老崔说，没有任何问题。我又问，官方对中国企业参与建设这类项目是什么态度？老崔介绍，由于“一带一路”的推进，当地政府对中國很友好，再加上中国企业技术好、讲信誉，中国工人又勤劳守法，所以中国企业在這邊深受各界欢迎。看得出来，老崔状态很好，明显感受到他对埃里温的项目充满信心。

一餐早饭交流下来，我是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民营企业能信心满满地走出国门寻找商机，惭愧的是我和老崔是同龄人，他还在精神饱满地驰骋商场，我却在安逸地享受晚年生活，或许老崔这会也在羡慕我呢。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来自甘肃的青年导游小李。

他加入“一带一路”公派留学项目，到阿塞拜疆学习语言，毕业后留在阿塞拜疆工作。

阿塞拜疆人口有1000多万，街道特别干净，两边一律悬挂阿塞拜疆国旗和土耳其国旗，据说是该国和土耳其关系特别好。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小国生存的策略和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

以前，中国人在阿塞拜疆做贸易的很少，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两国的贸易和交往明显增多。本来，巴库几乎没有中餐馆，最近几年一下子开了很多。满大街都是中国车，特别是比亚迪，在当地销量很大，很受当地消费者青睐。

中国游客也很受欢迎，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有当地的居民主动和我们打招呼。在阿塞拜疆街头看不到刷手机的人，倒是随处都能看到阅读的人。据导游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著作在巴库书店销售得很火。当地知识精英阶层都主动购买阅读，他们十分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的论述。

我们在阿塞拜疆的最后一站是参观巴库的高地公园，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标志性景点，由著名建筑师列夫·伊林设计。公园有多个观景台，俯瞰瞰巴库湾、里海及城市的天际线，白色莲花购物中心、巴库眼摩天轮、火焰塔、少女塔等地标尽收眼底，更让人称奇的是，当地居然仿照湖南南太湖月亮酒店设计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滨海酒店。

我们在导游陪同下，乘飞机前往土耳其旅行第一站博德鲁姆。博德鲁姆处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的分界线上，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度假胜地。我们在游览了古城遗址和国际游艇中心后，驱车40分钟来到地中海俱乐部。这家酒店由法国人于1950年创立，2015年被中国复星集团收购。

博德鲁姆帕尔米耶度假村独占着这片受保护的半岛，左手揽着爱琴海

这家长期以来为部队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的企业，已有了大体了解，但他不顾疲劳，提出要再下车间看看。

厂长田秉刚陪同朱德同志来到了第一金加工车间。这是杭氧厂三个金加工车间中最大的车间，面积最宽，工人最多，车、钳、刨、铣、钻、镗工种最全。走进车间，机声隆隆，热气腾腾，当朱德同志从一台台机床旁走过的时候，正在操作的工人们都惊喜万分。这位穿着黑呢大衣、高大身材的朱老总谁个不认识？谁个不熟悉？工人们不由自主地热烈鼓起掌来。

开始时，人们还互相轻声地传话：朱老总来了！朱老总到我们车间视察来了！接着，注目的人越来越多，喜悦的传话声越来越响，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胆大的人干脆站上了工作台占位，争睹朱德同志的风采。现场的掌声越发热烈，顷刻吸引了更多的人。不知是谁，振臂一声高呼：“向朱总书记致敬！”顿时，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朱德同志在厂长陪同下，走近一台大钻床，观看了现场工人正在加工的几种重要产品部件，和工人们进行了亲切的互动，了解了生产进度，对工人们饱满的劳动热情表示赞赏。然后，转过身来，面对欢呼雀跃的群众，高举那双手，频频挥动，微笑着向大家致意。

朱德同志那次亲临视察杭州制氧机厂，带给他们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谆谆教导和宝贵精神财富。这份精神财富，激励着一辈又一辈杭氧人。他们发奋图强，立志向上，几十年来不断创新，屡创奇迹，特大型空分设备产量和销量全球第一，已经成为全国顶尖的大型企业。

■ 徐明光

周六清晨，我终于把离开老家25年的“纸板箱”，原封未动送回老家去。

25年前走的一个周末，操劳一生的父亲静静地走了。

父亲是退休教师，每月能收到浦江县教育局寄来的汇款单，步行三里多路去马剑邮局领取。虽然不足百元，但在父母亲精打细算下，支撑起一个大家庭的日常开销。

晚年的父亲，每晚喝点酒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但从来舍不得去买瓶好酒喝。逢年过节，喝的是母亲自酿的米酒；喝干了，让母亲兑上凉开水，过几天继续当酒喝。平常日，喝的是请师傅上门蒸饅的番薯烧。其实是番薯打成浆沉淀出番薯粉后的渣，搅拌上稻谷糠，加入少许新鲜番薯丝作为原料蒸馏的，酒精度在50多度。

父亲的下酒菜从不讲究。常备的是父亲自己制作装在玻璃瓶里的嫩生姜片，味道不是很辣，咬一点细嚼慢咽，口味重又很有仪式感。父亲的理论是“一年三斤姜，医院不用张”，意思是多吃生姜有益健康，无须去医院里“东张西望”。更多时候，咪一口烧酒，嗍几粒南瓜子、葵花籽。偶尔，母亲会煎一个荷包蛋犒劳，父亲便夹一点给趴在桌子边的弟妹解馋。

父亲在世时，最心爱的是祖父传给他的一套古装医药书，有十多样，繁体字，直排无标点，薄如蝉翼，翻页时不小心就会破碎粘到手指上。

在我儿时记忆中，父亲常坐在床边桌前，面对十几本古医药书，在摇曳的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静静地翻看着，摘录着“土方子”。白天上山挖来中草药，晒干后在小石臼里捣成粉末，装进一个个小罐里。在山高路远、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父亲用这些土草药，解除了许多邻里乡亲的病痛，也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先生”。

那天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请小姐夫帮忙，把这套医药书，小心翼翼地整理好，装上纸板箱带来绍兴，搁放在柜子上，防潮防鼠咬。一放就是25年，成了心头的一个结。

在整理父亲床边窗前桌子抽屉时，大哥找出一本泛黄的练习簿，发现里面详细记录着大家庭几年来的人情往来和日常开销。在最后一张写着：子女、儿媳妇、女婿对我们都很好，但总要留着点钱，以后的日子过得体面些。一旁的母亲说，父亲说过，她没有退休金，已悄悄给她积攒了3万多块钱。但找遍父亲可能藏钱的地方落着就是找不到。母亲突然说，会不会藏在枕头里呢？按习俗，父亲用了十几年的枕头，当天已拿到村口路边烧给他了。

父亲去世前的几年里，每年有几个月在医院治病、抢救。守望着病床

## 走过小荷塘

■ 刘从进

周末，在乡村徒步，满眼绿色。路边一口野水塘，半塘荷花半塘水。想起了老家的荷，在湖泊中不种自生，绿叶浮水，红白相间，盛开着—夏又一夏又一夏的清凉。小时候也经常“溪头卧剥莲蓬”。

正是六月，江南梅雨季，亦是荷开花时节，无缘就由就下起了雨，走进旁边一个斑驳的旧路廊里躲雨。

忽然一个女子在雨中走来，脚下步步生莲。她在路廊的门口站了一会，看到我善意的微笑后，默默落座于我的身旁。我们同时转头，透过路廊的小石窗看窗外的荷。

弯弯的荷叶弯弯的塘，浅水青草间，叶绿而花红，朵朵藏于身下，更有一枝独秀，亭亭玉立。雨打荷叶风摇花，密致整齐的荷叶散了花，像仙子散开的裙，一股仙气在花间流动。

雨突然大了，荷叶在池上时，朵朵荷花在水面上动荡不安，时而高高擎出水面，时而找回一片叶子急急地藏身。蜻蜓依然不退场，稳稳地立于荷花上头，随风飞舞，像练习飞翔的小鸟。池塘里的水也欢快起来，在雨中荡漾奔跑。小荷塘，风动诗句千百行。

刚刚还安静得跟一座小庙似的女子，脸上忽然开出了依柔婀娜的花，慢慢进入一种迷醉的状态。或许，她忆起了儿时采莲的场景，朵朵荷花在脸上绽放。这让我想起《西洲词》里“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或《采莲赋》中的“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媚”这样的诗句来。

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在返乡途中，来到一座长满莲花的忘忧岛，大家食迷莲而忘忧，忘记了漂泊，忘记了回

上赢��的父亲，我不禁感慨万千：山里孩子为了有出息，在岗位上，勤勉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心想等以后稍空点可以多去陪父母，此时才如梦初醒，陪伴的日子已寥寥无几，留给我们的将是漫长的思念。父亲走的那年在绍兴住院两个多月，我几乎每天晚上处理好办公室事务后，匆匆赶往医院，在病床边陪着坐会，心里才少了些愧疚，得到些安慰。也许，这也是老天安排的弥补机会吧。

在父亲走后的15年里，母亲的日子过得安心而快乐。在绍兴居住的日子里，春天我们陪着去王坛东村看青梅花；夏天去镜湖十里荷塘看荷花；秋天去大香林赏桂花；冬天去沈园看蜡梅花。周日晚上陪着母亲喝点酒，聊聊天，听她讲小时候去外婆家的故事。现在，翻看母亲留下的十多样本影集，是留给我们的美好回忆。

母亲快乐享受晚年生活，是我们的最大心愿。当初父亲积攒的3万多元钱去哪啦，已无关紧要。但父亲临终前的这份心情，又谁能读懂和知晓！

一年前，和哥哥弟弟商定，下决心把关闭了25年的几间老屋，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作了次彻底维修整理。

在父母亲的卧室里，把坛坛罐罐、剥落的墙壁和破碎的糊墙报纸、张贴的月历等清理干净修补好。陪伴父母亲一辈子的祖传八脚眠床，打理清爽，按生前位置摆放整齐，窗前的桌子擦洗干净，也照原样子整理摆放好。

在正屋厅堂里，把父母亲的遗像，请照相馆翻新，放大后在厅堂里悬挂。父亲退休后自得其乐写的字和画，修补裱好，装上镜框，在两边墙上悬挂好。马剑公社退管委给退休教师拍的合照、父母亲50年“金婚”合影，放大翻新挂在厅堂上；父亲的“光荣退休”证书，在原来位置重新挂上。

门口的菜园子，我们清除杂草、平整好泥土，四周把塌陷的围墙，用小青砖修复，上面压上青石板。再按小时原样，种上两株成年的老葡萄，用冬天老毛竹搭好高大的葡萄架子，恢复了原貌。去年就花开叶茂，结出串串果实。

在老屋整理的一个月里，自己内心也得到了一次沉淀和梳理。面对老物件，也是一次自我悄悄对话。

我把陪伴父亲半生的医药书“纸板箱”搬进老屋，在厅堂间打开门窗，开亮电灯，在父母亲遗像前，把尘封25年的纸箱轻轻地打开，小心翼翼地把古药书一本本地拿出，拂去尘埃，按编号整理好，分放在新定制的防潮防霉的玻璃柜里。

望着这套医药书，眼前又浮现出父亲几十年里，在煤油灯下专心致志摘录“土方子”的情景，胸口有点塞，喉咙发紧，眼眶酸酸的。

家，此刻我也不想回家了。

莲实在是既纯且洁的圣花，是这世上最有仙气的植物！然后，雨晴了，小荷懒翻身，叶上琼珠碎却圆，荷塘复归宁静，我们各自离开。这乡间的一池荷花盛开在我的心田里，成了永远的迷途。

我所在的江南，处处有荷，每年荷花开时节我都要到乡村转转。前些天又来到大冲村的荷塘，塘堤上长满了野草，塘边芦苇与一池荷花共生，展现出一种大地初创的野生气息。

荷开正盛，我绕塘一边拍照一边欣赏，蓦然发现，一个男子默默地坐在塘边的野草丛中。他是河南来的，在一个工地干活。晚上下班后，从食堂打了饭菜，拿到宿舍里，也不吃饭，先跑到这荷塘边坐一坐。他说他的家乡也有荷，荷塘边空气好，花香风爽，趁着天未黑，来放松一下。

我心中莫名涌起一份感动——他与那一池荷花是如此契合，黄昏里飘出荷的清香，正消解着他一天的劳累。

行走乡间多年，我发现乡村无论怎样改变，始终有荷。人们总在有意无意间保留着有荷的水沟、湖泊、野水塘……每到夏天，娉娉婷婷的荷悄然开放，带来满世界的清凉。还有人在门口置一口袋来养荷。

乡间对荷的呵护是这个逐利的世界里最不功利的事。人，无论是谁，无论在怎样的世界里，内心都有一种对“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性的追求。乡村的荷，以其圣洁的力量不停地滋养着世人的心田。

世上最理想的生活莫过于住在长满荷花的乡村。荷开放的时刻，乡村的美正在产生。初夏，我们因荷而来，因荷相逢。